

心灵驿站

心灵鸡汤

一张信用卡

孙志昌

刷就行,有儿子呢。

下个月,刘琦看到结账单,父亲还是没有消费。刘琦又打电话回家,问父亲。父亲说,用不着,我和你妈生活很好。刘琦知道,父母都有退休工资,生活上很不错的。到第三个月月底,刘琦买东西要刷信用卡时,提示余额不足,他和父亲是一个账号,想想自己没有刷多少啊,怎么就没钱了呢?他马上打电话到银行的服务台,一查,结果是快到了最大限额。他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。必须马上回家,问一下父亲是怎么回事?一进家门,只见客厅里换了新的沙发与茶几,他基本明白了。父亲见他回去了,很高兴。慢条斯理地说,怎么今天有空回来

了。

刘琦没回答,也不敢直接问。便说,换新沙发发了。父亲说,好看吧。刘琦说,好看。刘琦才慢慢地问,爸爸,最近家里还买什么了?父亲听后,不紧不慢地说,是不是我刷的钱多了,你来问问啊。刘琦忙说,不是的,爸爸。母亲在旁边说,你爸爸刷卡刷到不能刷了,才住手,不这样,你不回家。刘琦听母亲一说,心里顿时像塞进了东西一般,发闷。父亲说,你在家吃饭吗?刘琦马上说,我在家吃饭。父母的脸上,瞬间荡起了舒心的微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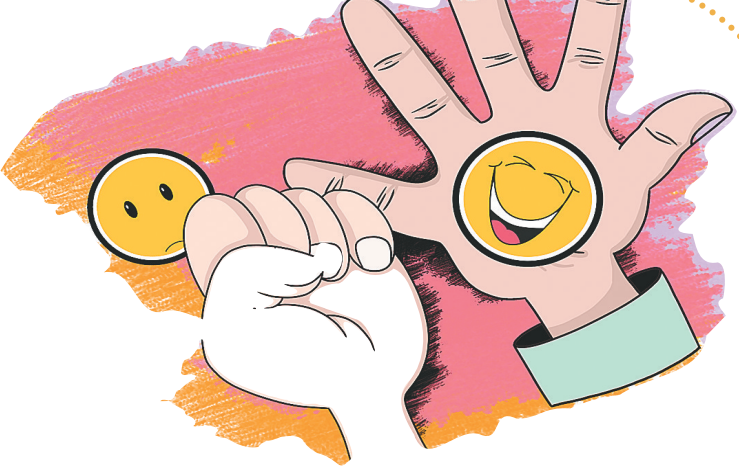
刘琦每次回家,也不知买什么,离开时,就给父亲留下点钱。而父亲总是推托不要。这天,他和同事聊起这件事,说老人总是不好意思要孩子的钱,为孩子着想。同事说,那还不简单,给父母办张信用卡,就完事了,随便他们刷吧。刘琦一听,好主意。趁周末的时间,他将办好的信用卡带回家,并告诉了父亲怎么用。父亲接过去,很高兴。刘琦说,这就是我给你的银行,你随便刷。父亲问,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?刘琦说,对。到了月底,信用卡还账时,结果没有消费。刘琦打电话回家问父亲怎么回事。父亲说,用不着。刘琦在电话中叮嘱道,别舍不得,

看见一位网友的微博,感触颇深:父亲对他的孩子说:攥紧你的拳头,告诉我是什么感觉?孩子攥紧拳头:有些累!父亲:试着再用力些!孩子:更累了!有些憋气!父亲:那就放开它。孩子长出一口气:轻松多了!父亲:当你感到累的时候,你懂得越紧就越累。很简单的道理,学会放手才会轻松。是,有些东西,就像手中紧握的沙,你越是怕流失,握得越紧,反而流失得越快,徒留悲伤在心头。时间悄悄地溜走,岁月静静地流逝,青春慢慢地消逝,生命淡淡地老去。哪一样我们不珍惜,哪一样我们又能留得住?

人们常说一个人要拿得起、放得下,而在付诸行动时,拿得起容易,放手却很难。所谓放手,是指心理状态,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要敢于放弃,就是遇到千斤重担压心头,也能把心理上的重压卸掉。

记得在一本书上看到一个故事:从前有个书生,因一度相爱的女人嫁给了别人而一蹶不起,家人用尽各种办法都无济于事,眼看他奄奄一息。这时路过一游方僧人,得知情况,决定点化他一下。僧人走到书生床前,怀里掏出一面镜子,叫书生看。书生看到茫茫大海,一名遇害的女子衣不蔽体地躺在海滩上。路过一人,看了一眼,摇摇头,走了……又路过一人,将衣服脱下,给尸体盖上,走了……再路过一人,尸体掩埋了。书生不明白其

人在途中



放手才能快乐

王忠美

道理。僧人解释道:“那具海滩上的女尸,好比是你深爱的女人。你,好比是那第二个路过的人,你们之间的爱只是一件衣服的感情与缘分,而那个最后将她掩埋的人,才是她想要与之一生一世的人,因为在过来过往的人当中,只有他一个人给了她彻底的体恤,永远的心安。”书生大悟,刷地一下从床上坐起来,病愈。人生很复杂,人生又很简单,甚至简单到只有取得和放手。取得往往容易,而放手则需要巨大的

勇气。若想驾驭好生命之舟,每个人都面临着一个永恒的难题那就是如何放手,快乐前行。

人活着,会有许多贪念和欲望,这些东西要是拿掉了,人生就会变得很轻松,如果你总是背着它们踽踽前行,最终有可能累死在路上。生活原本是非常简单的,学会舍弃自己特别需要、对人生益处不大的东西,放手过去的一切喜怒哀乐,保持一颗简单和明朗的心,你会觉得其实生活真的很美好,活得很快乐!

花季雨季

真爱无言

惠子

做完工作已是晚上12点多,走出单位,打了一辆车,约10分钟后车停至宿舍楼下,走进漆黑的楼道,上了几个台阶,习惯性地踮了一下脚,黑暗依旧;恐怖中又用力踩了一下脚,依旧黑暗,此时才想起老公出差了,儿子在姐姐家,无奈中壮着胆,摸索着上了三层,从包里好不容易找出钥匙,进屋开灯,霎时间一种“空空”的感觉袭击了我,“屋子空空,心也空空”八个字的短信传向了老公,眼泪止不住地落下来……

由于职业的原因,我常常晚上很晚才回家,几年来,每当我回到家看到三层透射出熟悉、柔和、温馨的灯光的那扇窗,心里就暖暖的。在楼下一跺脚,那盏专为晚归的我开着的灯就会透出亮光,照亮我前行的路,疾步上了三层,未等拿出钥匙,门就从里面适时地打开了。开始时,我每每会感动于这种默默的充满柔情的关爱,往往会回敬老公一个甜蜜的吻,或者会就势扑到他的怀里,久久地享受那份幸福,同时由衷地在他耳边说一句:“谢谢你,亲爱的。”

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记不清从何时起,我习惯了这一切,把他所做的一切都当作是理所当然的,进门自己洗完脸并立马倒头就睡,甚至不会和久久等待自己归来的他说上几句话。

今天他出差了,当没有人适为胆小得在楼道逗留一分钟的我打开那扇门的时候,许多平时不在意的点点滴滴浮现在我眼前:夏天,看到天气阴沉沉的,他会默默地打开伞放进我的包里;冬天,先出门的他感觉气候寒冷,会打电话回家,提醒我多穿衣服……想想老公对自己无微不至的关爱,如同幽暗的古井中涓涓全无止水,沉默而执着,我何以忽视这种关爱,何以对这种关爱看得理所当然,并习以为常,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习惯啊。我可以不在乎嘴边的柔情蜜意,也可不在乎在各种纪念日子里那些形式多于内容的关爱,而对那些看不见的、沉默的、执着的关爱我却无论如何不能忽视,也不应当忽视。

“感谢你,每每为晚归的我点亮那盏温暖的、充满爱意的灯,开启那扇幸福之门。我很想念你。我爱你!”夜深了,也许他今晚看不到我的短信,但此时,不把这种感激之情和深深的爱意传给他,我会彻夜难眠;此刻,无限感激之情充盈心间的我,觉得生活中种种的烦恼和不如意,与我患得的关爱和幸福相比,简直不值得一提。

万家灯火

久违的亲情

范俊强

上周六,我在家加了一上午的班,总算把单位的扫尾工作扫完了,心中如释重负。之后,在露台上散步,发现角落里有几个别致的花盆被闲置着,便饶有兴致地从几棵茂盛的玻璃翠上,分下几个枝叶,准备种上。

两岁半的儿子很好奇,看我在露台上忙,也放下手中的玩具,屁颠屁颠地来“凑热闹”。我心有不甘地把小铲和分好的枝丫给他,还哄他开心:“儿子,你好好种啊,它会和你一起长大的!”说完,我转身进屋看电视了。谁知,一分钟不到,就听到“啪、啪”两声脆响,吓得我三步并作两步赶到儿子面前,发现刚才还完好的花盆,已粉身碎骨,留下一地碎片。

我盯了儿子一会儿,声色俱厉地说:“看看,看看你干的好事!除了搞破坏,你还会干什么?”儿子看着我,又看看自己惹下的祸,把手中的小铲往地上一掷,满眼含泪,一声不吭地找妈妈去了。看着儿子倔强的背影,我没有心情收拾残局,而是想起上次,他爬窗户被我训斥时,他毫不畏惧,跟我瞪眼、拍茶几甚至跟我动手的可爱情形。可现在,他变了,知道隐忍,知道怕我了。——那一刻,我五味杂陈,自责没有耐心,没有一个父亲对年幼的孩子应有的宽容。

午饭过后,儿子和奶奶一块下楼去找他的小伙伴玩了,我无所事事,便去隔壁的社区打篮球。待我大汗淋漓地打完球回到家中,母亲已经把儿子哄睡,她正坐在阳光下,给小家伙缝衣服。在穿针引线之际,母亲给我唠起了老家的话。我本想听她说几句就行了,没想到,家常的话题越聊越多,甚至滔滔不绝:从婆媳关系到街坊邻居的红包喜事,从亲戚到走街串巷的小商贩……说到动情处,听得我还真想落泪。那一刻,我突然意识到,已经很久没有和母亲有过这么多的交流了,母亲很需要一个听众。是忙碌的生活偷去了母子互听心声的时间,还是我只顾着追求自己的目标,不知不觉中,与那些熟悉的时光和人事越走越远?

生活之于我,不是日历,翻过去就不留痕迹地过去了,而是责任与义务,快乐与失落汇编的情景剧,一幕一幕地上演,也一定会留下深深浅浅的遗憾、感动与温暖。因为那一刻,我在现场。



华贵的礼物

王俊星

星期天儿子回家,送给我一枚戒指,我高兴地戴了两天,然后把那枚戒指放在一个小盒子里。

小盒子里已经有两件首饰,一枚戒指和一条项链,都是儿子送给我的。

儿子六岁那一年的一天,放学回来,儿子兴冲冲地跑到我面前,从书包里掏出一枚金灿灿的戒指,奶声奶气地让我蹲下来,伸出左手,然后,儿子一脸庄重地替我把那枚金灿灿的戒指戴在了无名指上,端详了一下,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儿子仰着胖嘟嘟的小脸,看着我,说:“老妈,好看?”我连连说:“好看!小子送妈的,好看!”儿子开心地笑了。

儿子凑在我的耳边悄声说:“老妈,这戒指一块钱哩,很贵的,别丢了!”

我连连点头,眼里笑出了泪花。

仔细端详那枚戒指,金灿灿的,还镶着一颗红红的宝石,看上去很华贵,这的确是一件华贵无比的戒指,那些价格不菲的戒指也远不及它的华贵,在我的心里,因为这是我那仅仅六岁的儿子送我的第一件礼物。

儿子七岁的时候,送了我一条项链。儿子去楼下的小商店买小玩具,抽奖抽到的。本来儿子可以赢得一件心爱的小玩具,当儿子看到那个项链时,改变了初衷,项链的坠子上雕刻着十二生肖,儿子就当过年的礼物送给了我。这件礼物儿子很骄傲也很满意,他说只花了五毛钱就抽了一个生肖,真划算!老妈有项链了!从春到秋,我一直戴着那条项链……

后来,儿子年岁渐长,开始送我一些实用的东西。这次儿子送我的戒指,很大气,宽宽的银白色,疏朗的线条,像个白金的镯子,浑身透着硬朗之气质,这枚戒指花了儿子三块钱,可在我这里,这枚戒指依旧华丽无比。

想念儿子的时候,常常打开那个小盒子,看一看儿子送我的这些礼物,好像看到了儿子稚嫩的笑脸……也许是家庭的苦难让儿子早熟,让儿子过早地体会到生活的艰辛,让儿子过早地学会了照顾自己的母亲……

这是儿子用一颗童稚的心来装饰自己的母亲。

正是儿子这颗童稚的心,常常令我激动不已,也常常让我感到,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母亲。

对一位母亲来说,没有比这再好的礼物了,也再没有比这些更值得珍藏的礼物了。

本版插图 涛涛

爱的絮语

爱情不只来一次

朱云

当他对我提及分手时,心,竟是那样的疼。我想不明白,处于热恋的我们,为什么要面对分手的局面。他轻声说:“我也是没有办法,父母不同意,即使我们勉强在一起,也会没有幸福。”

那爱情呢?我反问他。他说:“爱情,爱情或许不像我们想要的这样,爱情,也可以在今后找个人慢慢培养。”他说得是如此轻松,可是在我看来,却是疼得无以言喻,我想不明白,仅仅是父母不同意,他便要与我分手,这理由似乎太过牵强。

他是我的初恋。难道说,我与她,真走到分手的这一步吗?可我又不是那样的不甘心,一次次拨打着他的电话,一遍遍念着他的名字,可他不再给我任何回应。

哭过,痛过,我才明白,有些感情,失去了就是失去了,任你做再大的努力,都无法再挽回。与其说他碍于父母的阻力,倒不如说他,爱我并非如他所说的那般深,他曾说过,失去我,他会死,可是事实上呢,分手是他提出的,做到如此绝情地对待我,也是他。

在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,我的情绪都很低落,母亲得知后,安慰我:“人的一生,不只拥有一段爱情,逝去的爱情,就如同逝去的岁月,过去的已然过去,新的爱情也会再次来到你的身边。”

几年后,我又遇到了自己心仪的男子,与他恋爱几年之后,便满心欢喜地嫁给了他。也直到那时,我才明白,母亲当年所说的话。一个人,这一辈子不可能只拥有一段爱情,与其为了一段原本不该属于自己的恋情而折磨自己,倒不如学会放手。

也只有放手了,才发现,原来所谓的爱情,并非同以前所想的那么那样。爱情需要两情相悦,需要坦然地付出,需要不求回报,更需要双方相互包容。也只有做到了这些,即便不是一见钟情,没有脸红心跳,也同样拥有甜蜜的爱情和幸福的婚姻。

情前几天上QQ的时候有一个好友申请,在验证信息里注明是中学同学,心里好奇他怎么会找到自己,因为自从大学毕业分配到离家千里之外的这座城市后,就再也没有回去过,很多中学同学都叫不上名字了,但对这个同学还是有印象的。

留在记忆里最深刻的就是在初三那年,有一次上学时忘记了取课本,卷在头上卷成棒,上了一下午的课也没有人告诉我,直到快放学的时候那个男孩子问她头上是什么东西时,她羞红了脸。那时的她是个爱臭美的女孩子,当时好像还问男孩子头发那样卷一下是不是好看?男孩子笑着说其实不用臭美就挺好看的了,当时他说话的样子的确让她感到有点异样,但似乎他们也只限于那一次单独的交谈,后来很快就中学毕业了,后来……也就没有后来了。

屈指算算他们有近30年没联系了,分别时还是中学生,现在都已步入中年。聊天中自然是要发彼此的照片看看看如今的模样,对方看过后回复了句“还是有那种心跳的感觉”,情愣了一下,但她知道上学时他就是个爱开玩笑的男孩子,以为在逗她。

可对方接着说:“你不知道吧,上学时暗恋你好久呢。”接着发来一张漂亮女人的照片,告诉她那是他的妻子,是照着

城市表情

有多少爱可以重来

孟琦

她样子找的,仔细瞧是有几分相似,情直夸他好福气。

“可为什么再见到你的照片还是有心跳的感觉呢?”对方问,“有多少爱可以重来?”对方又问。

情沉默了,她知道每个人在少男少女时代都有情窦初开的情怀,那个时候的感情纯真而又美好,不掺杂一丝的世俗,把心仪的对象无限地加以美化,让其美好得

难以忘记,但却只能存在于想象中。假如他知道心中曾经女神一样的她因为不育的原因已离异,照片上那个笑得甜甜、很美的女人其实是日子过得挺苦会有何感想?是同情的、是惋惜还是失望?情不愿意破坏他在心中的形象,找个借口匆匆地下线了。

情记得十几年前看过一部电视剧,讲的是两个男孩子同时喜欢上一个和他们一起长大的女孩子,他和女孩子一起返城,后来回城了也没有工作,三个人从此各奔东西,十几年过去了,他们的命运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:没有表白的男孩子成了作家、表白的男孩子成了有钱的商人,那个女孩子却嫁了个没什么本事的小工人,日子过得紧巴巴还拖着个孩子需要巨额的手续费,作家在遇到女孩子并知道了她的境遇后很是感慨,当年在他心中神一样的女人却过着这样的生活,

很心酸,想帮她却也无能为力,在偶遇商人后提出了让商人在经济上帮助那个女孩子,当年曾因与女孩子的分手痛不欲生的商人,没想到在他发达之后他却用钱来衡量那段感情,在与那个女孩子过了那一夜后只留下五千块钱不辞而别,那一夜只不过是个人一直未完成的夙愿罢了。心碎的片断让情感慨万千,知道了有些情感经不起时间的洗礼,美好的东西也只能让它们留在记忆里。

听着那首《有多少爱可以重来》的歌,情在心里默默地祝福同学生活美满,珍惜已拥有的一切;同时也希望能够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,用来致那些已经逝去的青春。